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記

鄧州新倉記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駁
南服重兵所宿蕪倍諸道故廩庾之積尤為吾州
之大政今漆水公之鎮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倉為
事度材于山賦庸于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蓋經
始于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于八年之四月文
石既具子為我記之某以為天下之為食者莫勞
于農而莫不害于農農之力至于今極矣噓牛而

耕曝背而耘十人之勞不能給一人之食水旱霜
雹螟蝗蟲蠶凡害于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
百出常賦所輸皆剝夷之民終歲勤勩不得以養
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位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
則恃戰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穀之恤勸農冠蓋
相望于道廩人之制非不具備而有司或不能奉
承精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薄領之不
一收貯之不謹啓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之不
恒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絕一隙所開百姦乘之
百家之所歛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

足以補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
不可况道殣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為國家重民
食而謹軍賦者業文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唯
公為徐為陝為鳳翔為京兆為洛陽盡力民事二
十年于茲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廢政之不
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杖也易腐敗為堅
整廣狹陋為宏敞增卑濕為爽塏導壅蔽為開廓
環以復垣鍵以重扃圭撮有經新陳有次曠曝有
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卒條畫周密裁若
畫一萬箱踵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

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京師仰給于是乎
張本某屬吏也知公為詳故并著其設施如此四
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騎尉賜緋魚袋
元某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為縣難為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
不知其幾何人獨召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問
姓名而不知者可謂尤難矣自功利之說行王伯
之辨興墮窳者得以容其姦而振厲者無以盡其
力蓋嘗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與夫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
計有餘者理誠有之然唐虞之際司空則平水土
后稷教民稼穡司徒則敬敷五教在寬士明于五
刑虞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伯典禮變典樂龍納
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教率作興事必
于成而後已謂之不計其功也而可乎漢宣帝之治
樞機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訟理
固出于良二千石德讓之風至于摘奸伏擊豪右
敢悍精敏若若雋快如刃之發于硯者亦多矣三
代之民治漢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

嗚呼道喪久矣召社之政豈人人能之唯稍自振厲不入于墮窳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無所聞去之日使人問姓名而不能知雖居是邦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吏部爲六曹之冠自前世號爲前行官屬府史由中後行而進者皆以爲榮焉國朝故事掾屬之分有左右選右選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達官然不能終更者亦時有之古人以爲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愚賈之

求無紀極舉身以狗貨反爲所累者多矣此最善喻者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庶恥之則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于此夫以天下銓綜之條與夫公卿達官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錄商幸以來名姓凡若干人刻之石執善執惡執由此而達孰由此而敗觀者當自知之得以監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警巡院廨署記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
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為之如雨警院之繁劇緊要
者亦無定所馬夏津宋侯之頌右院也以為吾之
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內史之所
分乃今僑寓于編戶細民之間余也不敏就得以
倥傯為辭後之君子莫賴焉階級之不崇何以示
民寢處之不飾何以待賢貴賤無章上下混淆則
又非所以謹官常而侈上命也乃以故事請于縣
官久之得故教授位于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
為民告罅漏邪傾風雨弗庇侯以暇時易而新之

治有廳事寢有堂與厨庫井廡以次成列外周以
垣內鑿以門不私困不公滯蓋百日而後成即以
其事屬余記之竊嘗謂治人者食于人勞其心者逸
其身于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
欲安民安矣至于吾身之所以安則謂之私而不
敢為夫豈人情也哉履屐之間可以用極鼓鑿之
未可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于其間
君子以為不智可也故予樂為書之侯名九嘉字
飛卿擢進士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高陵二
永蓋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聲云正大二年五月

日儒林郎樵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創開潯水渠堰記

州倅定襄李侯介于教官劉浚明之深以潯水新渠記為請曰潯水之源出于雁門東山之三泉過繁峙遂為大川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居橫山為不遠上世以來知水利可興故嘗興之由宋尔朱氏而下凡三人焉尔朱丘村人家有賜田百頃因以椎吾鄉役家之僮奴欲從忻口分支流為渠鄉之人以是家公為較固之計莫有助之者且姍笑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

喬公號稱十萬喬夫者度其財力易于興造復以渠為事開及日陽里農民以盜水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于賤昧甲乙鈎連無從開釋役夫散歸至以水田為諱承安中吾里齊全羨率鄉曲大家按為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成僕不自度量以先廣威嘗與齊共事思卒前業賴縣豪傑鄉父九子弟仗助之歷二年之久僅有所立蓋經始於壬寅之八月起湯頭嶺西之白村上下逾六十里經建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既望合鄉人預議洎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之老幼欣快驩呼動

地出平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勸示永久幸吾
子留意焉余以謂立功立事必天時人事合而後
可然繫于人事者為尤多曩余官西南鄉之屬邑
多水田業戶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因故蹟而增
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考之夫水
在天壤間為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補之時乃天之道兼井之家力足以制
單貧而賄足以侮大法身私九里之潤人無一溉
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為不平不爭為必爭補有餘損
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車之轍前後相接田

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共公者乎矧夫非大變之
後無不爭之田非婁豐之年無供役之食事艱於
慮始人習於惡勞賢否異情理難脗合彼已分利
孰為網維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遇
皆北之勢使臨之以公上之命且無望于必成况
創始于鄉社二三之議乎有其時而乏其人有其
人而無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艱大哉志乎唯強
也故能立天下之懦唯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由
是而克之關輔之三白襄樊之黔蘆皆此物也故
嘗謂江鄉澤國巧於用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

舉錡投袂隨為豐年今河朔州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捐可居之貨失當乘之機如愚賈操金昧于貿遷之術旱暵為雲乃無以療之求象龍候商羊坐為焚炀暴巫禳禱家之所悞搏手困窮咎將誰執方新渠之成也余往觀焉流波汙汙淨澗盈溝若大有力者擁之而前農事奮興坐享豐潤禾麻菽麥鬱鬱彌望計所收拾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衆力一善而兼萬夫斃勞而有亡窮之利若李侯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者非特潯河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

由三霍而東盡南邢之西其間無井邑無聚落無丘壟特沮洳之爍而已誠能引牧馬之水以合三會于蒙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內有限經費數千人之功平湖渺然當倍晉漢之十惜無大農尺一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建始末慨然有感于中故兼及之侯名子成先廣威用承直郎蔭當補官州牒已上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請大夫者乃係班廣威詣登聞鼓院自陳道陵從之預供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蠡州酒務使李侯所謂是以似之者歟年月日記

市隱齋記

吾友李生為予言予游長安舍于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為之賦詩渠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為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閑之義也古之人隱于農于工于商于醫卜于屠釣至于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為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謂初機之一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為小隱能定能應不為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

朝市為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于山林則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况朝市乎今夫乾沒氏之屬脅肩以入市壘足以登墮斷利觜長距爭捷求售以與傭兒販夫血戰于錐刀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盜跖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婁之所以隱柰何曰鬻書以為食取足而已不害其為廉以詩酒遊諸公間取和而已不害其為高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予曰予得之矣予為子記之雖然予於此猶有未滿焉者請

以韓伯休之事終其說伯休賣藥都市藥不二賈
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
邪何乃不二價乃嘆曰我本逃名乃今為兒女子
所知棄藥徑去終身不返夫婁公固隱者也而自
閉之義無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
用文之是求顯也奚以此為哉予意大夫士之愛
公者強為之名耳非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
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東元某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晉溪神曰昭濟祠曰惠遠自宋以來云然然晉祠

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奈久矣不
必置論蓋魏齊而下晉陽有北門之重山川盤結
士馬揀盛天下名藩巨鎮無有出其右者此水去
城纔跬步聞耳山之麓出兩大泉噴薄流瀉流不
數步遂可以載舟楫匯為巨陂派為通渠稻塍蓮
蕩延袤百餘里望之令人湧焉有具兕洲濟之想
若濟源之清曠蘇門之古澹濟南之秀潤以知水
者言之皆吾餘波之所及也太平興國初漢入於
宋城闕雖毀而風物故在附近之民擅灌溉之利
春祈秋報惟神之為歸割牲釃酒日月不絕宮庭

靖深丹碧紛耀遺臺老樹朱樓畫舫承平游覽之
盛予見時尚及見之廟舊有殿有別殿有廊廡有
門貞祐之兵迄今三十年雖不盡廢而腐敗故皆
極矣創罷之人迫於調度故未暇補葺父老過之
有潸然出涕者南北路驛使寶坻高侯天輔閣外
門之頽毀也力為新之起于辛丑之正月而成于
其年之七月請予記之予謂昭濟廟之在吾晉有
決不能廢者然其廢而興之則存乎人焉爾夫一
門之役固不可謂之全功異時有以全功自任者
安知其不自高侯發之是可紀也故樂為之書明

年五月吉日新興元某記

順天府營建記

清苑置于隋開皇末歷唐五代為鄆州屬縣宋境
與遼接故改為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陽諸戍金
朝既都燕陞縣為州州仍以保名縣則復清苑之
號且置順天節度一軍太行諸山東走遼碣盤礴
便塞挾大川以入于海而州居襟抱之下壁壘崇
峻民物繁夥輦轂而南最為雄鎮貞祐初中夏受
兵遂例有覆隍之變今萬戶張侯德剛之起定興
也初保西山之東派竭肄經畧苗公累功至永定

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及苗公為其副賈瑀所
害侯慷慨憤發期必報瑀會麾下何伯祥獻苗公
符節即推侯為長事聞興定戊寅五月以侯留守
中都行元帥府事國兵由紫荆而下侯率所部陳
于狼牙嶺馬跌為所執大帥以侯骯髒無所屈義
而釋之且復舊職侯招降旁郡威信並著遂下推
易安保諸州留戍滿城西山豪傑皆授印號為部
曲兵勢大振滿城隘狹有不能容者歲丁亥乃移
軍順天以遏信安行剽之黨時順天為燕城者十
五年矣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將留居之隨為水軍

所焚侯曰盜所以來端我無固志耳堂後成吾且
不歸矣于是立前鋒左右中翼四營以安戰士置
行幕荒穢中拔荆棘拾瓦礫力以營建為事適衣
冠北渡得大名毛君節正卿知其材幹餘敏足任
倚辦署為幕府計議官兼領衆役侯心計手段俱
有成算正卿悅于見知勞不言倦底蓋既展百廢
具興承平時州民以井泉鹹鹵不可飲食為病滿
城之東有南北泉南曰雞距以形似言北曰一寧
以輪廣言宋十八塘濼發源于此二泉合流由城
外濠出為減水口侯願而嘆曰水限吾州跬步間

耳竒貨可居乃棄之空虛無用之地吾能指使之則
井泉有甘冽之變溝澮流惡又餘波之所及也乃
度地之勢作為新渠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東行
由古清苑幾百舉武而此別為東流垂及東城又
折而西双流交貫由北水門而出水之占城中者
什之四淵綿舒徐青綠彌望為柳塘為西溪為南
湖為北潭為雲錦夏秋之交荷芰如繡水禽
容與飛鳴下上若與人共樂而不能去舟行其
中投網可以得魚風雨戰馬間令人歎焉有兵兒
洲渚之起由是營備以甲乙次第之則為北衙為

兩宅宅矣所居工材皆不資于官役夫則以南征
生口為之至別第悉然為南樓因保塞故堞而為
之位置高敞可以盡一州之勝西望郎山如見吳
歎于沂水之上青壁千仞顏行而前肩駢指比歷
歷可數濃淡覆露變態百出信為燕趙之竒觀也
為驛舍為將佐諸第為經歷司為倉庫為芻萬塲
為商稅務為祇供所為藥局為傳舍煖室為馬院
市陌紆曲者侯所甚惡必裁正之為坊十增於舊
者七曰雞泉吳澤懋遷歸厚循理遷善由義富民
歸義興文為橋十而起樓者四西曰來青北曰浮

空南曰薰風東曰分潮為水門二西曰通津北曰
朝宗為樵棧四北曰拱極南曰蠡吾西曰常山東
曰碣石為廟學一增築堂廡三倍其初為佛宇十
五曰拙隱鴻福天寧興國志法洪濟報恩普濟大
雲崇徽天王興福清安淨土永寧大悲閣一由拙
隱而下創者四而十一復其舊規制宏麗初若不
經毀者獨大悲出戾新意尤為殊勝金碧爛然高
出空際唯燕中仁王佛壇成于國力可等而上之
耳為道院十一曰神霄天慶清寧洞元玄武全真
朝元玄真清為朝真得一創者九而復其舊者二

為神祠四曰三皇岱宗武安城隍為酒館二曰浮
香金臺亭榭皆水中為樂棚二為園囿者四西曰
種香北曰芳潤南曰雪香東曰壽春城內外為水
磴者四水既出朝宗門又將引蒲水為稻田于西
南波乃合九龍之末流患其淺漫而不能載舟也
為之十里一起閘以便往來每閘所在亦皆有灌
溉之利焉城居既有定屬即聽民築屋四關以復州
制近而四郊周泊千里完保聚植桑棗樹藝之事
人有定數歲有成課屬吏實任其責攬轡問涂駸
駸乎齊魏之富矣庚戌秋七月予過順天左副元

帥賈輔良佐授侯經度之事請記之于石曰始吾
城無寸甃尺楹之舊而吾侯決意立之民則新造
而未集寇則整潰而復合以戰以守日不暇給自
常清度之不亭于道旁築舍之或則必安于聚廬
託處之陋矣侯仁以繼絕義以立懦信以一異智
以乘時技合力并故能事之穎脫如此夫立城市
營居室前人良政見於經於史於歌詠於金石者
多今屬筆於子其有意乎予因為言自予來河朔
雜聞侯名人謂其文武志膽可為當代侯伯之冠
此行陣間不十五年取萬戶侯金虎符如探囊中

物統城三十一制詔以州為府別自為一道并控
關陝汴洛淮泗之重將佐喬惟忠孝先而下賜金
銀符者十數人光大震耀當世莫及夫佩金紫秉
節鉞書旂常著鐘鼎古人之所重奔馳角逐筋疲
力涸有不敢望者侯則願聘嘖呻而得之况乎上
木之計力有可成者豈不游刃恢恢有餘地哉古
有之強可以作氣堅可以立志唯強也故能舉天
下之已廢唯堅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難非侯何以
當之是可喜也已雖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謹始
者必以善其後侯人豪也願豈以城恒山池潯沈

空大茂之林以為搯盡枹陽之石以為礎然後為
快歟吾意其必以行水之智移之于利物作室之
志克之以立政寬庸調以資懇關薄征歛以業單
貧黜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以變風俗率輕典以
致忠愛崇儉素以養後福益公清淨之化鬼君愛
利之實于是乎張本于雖老矣如獲見其成尚能
為侯屢書之

邢州新石橋記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潦水其一曰達活泉父老傳
為佛圖澄卓錫而出達活不知何義非訛傳則武

鄉羯人之遺語也其可曰野狐泉亦傳有妖狐定
于此潦水由枯港行並城二三里所稍折而東去
為蔡水喪亂以來水散流得村墟往來取疾之道
潰隄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淖弥望冬且不涸二泉
與港水舊由三橋而行中橋古石梁也淤墊既久
無跡可尋數年以來常架木以過二泉規制儉狹
隨作隨壞行者病涉久矣兩安撫張君耘夫劉居
才卿思欲為經久計詢訪耆舊行視地脉久乃得
之經度既定言于宣使宣使亦以為然乃命里人
郭生立準計工鎮撫李質董其事分畫清渠三水

各有歸宿果得故石梁于埋沒之下砥石堅整與
如構無異堤口既完潦水不得駢附南橋而行石
梁引二泉分流東注合于柳公泉之右達路平直
往來憧憧無褻裳濡足之患凡役工四百有畸綽
四旬而成擇可勞而勞因所利而利是可紀也嘗
謂古人以慮始為難改作為重重以惡勞而好逸
安早而習陋此天下之能事無所望于後世也歟
且以二君之事言之有一國之政有一邑之政大
綱小紀無非政也長官之屬曰司險山林之阻則
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僖公春新作南門傳

謂啓塞有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壑謂之塞
開閉不可一日而闕特隨其壞而治之修飾南門
非閉塞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是則道橋之為
政不亦甚重矣乎子路治蒲溝洫深治孔子以恭
敬而信許之子產以所聚與濟人濬洧之上孟軻
氏至以為惠而不知為政若二君者謂不知啓閉
之急與不知為政可乎雖然此邦之無政有年矣
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所以使之遷善而
遠罪作新民所以使之移風而易俗賢王付畀
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亦如此猶之陋巷有敗屋

焉得善居室者居之必將正方隅謹位位置修治杞
梓崇峻堂構以為子孫無窮之傳豈止補苴罅漏
支柱斜傾而已乎僕知石梁之役特此邦百廢之
一耳異時過高明之壤當舉酒落之二君地哉

臨錦堂記

燕城自唐季及遼為名都金朝貞元迄大安又以
天下之力培植之風土為人氣所移物產豐潤與
越魏無異六飛既南禁鑰隨廢比焦上之變其物華
實所以濟宮掖之勝者固以散落于人間矣御
之西有地焉深寂古澹有人外之趣稍增築之

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幕府從事劉公子裁其
西北隅為小園引金溝之水渠而沿之竹樹葱蒨
行布棊列嘉花珍菓靈峯湖玉徃徃而在焉堂于
其中名之曰臨錦癸卯八月公子觴予此堂坐客皆
天下之選酒半公子請予為堂作記并志雅集予
亦聞去秋堂之南來禽弄華騷人詞客多為作樂
府歌詩以記其異名章雋語傳播海內夫營建之
盛游觀之美以今日較之十倍于臨錦者抑多矣
而臨錦獨以名天下何耶蓋劉公子出貴家春秋
鼎盛志得意滿時輩莫敢與抗乃能折節下士敦

布衣之好以相期于文字間境用人勝果不虛語
河朔版蕩以來公官侯第曲室便房正以貯管絃
列姬侍深閉固拒救外內不得通其不為風俗所
移者纔一二見耳異時有嚮儒術通賓客置鄭莊
之驛按相如之簡以復承平故事者予知其自臨
錦主人發之故樂為之書

馬侯孝思堂記

天地立人聖人立名教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
作經師弟子之間答必以同心為言謂孝與生俱
生則嬰兒慕壯則五十慕五十而慕者則終終

身而慕不幸而至天故若蒿悽愴蓼莪所述始于
鞠育願復卒至于昊天罔極吾知頃步而忘其親
者直無父之人耳天山馬侯作孝思堂請予為記
予以為孝子之念其親無乎不在君獨以名其堂
者其必有說歟馬侯涕泗言曰吾先人恒州府君
以習諸部譯語且通其字書仕為都省掾屬九使
者聘報麗夏吾先人率在中思信為實人所保
任積十數年之久乃為朝廷所知自常調中特恩
授開封幕職內城之役被命經度復以勞遷鳳翔
路都總管判官平日教語諸子以為吾家始于

狄道被俘則有全活之賜遼東占籍則有拊
存之賜象胥之任銓選有常又不次遷擢之主
息天大無從報稱唯有盡此身以答萬分耳精
誠激烈有如白日造次顛沛無念不在果能以
千載事自任持忠入地與古烈丈夫並游諸孤
無所似肖其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孫不忘
先人之故為無窮之傳耳予太息曰有是哉古
人有言不孝則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
陣無勇是故為百行之本先恒州忠義奮發
無媿千古贈典之追崇褒忠

之預享其必有以得之聞諸朝著舊人公之教子
也嚴以法其撫育孤甥也恩以備今諸子布列府
寺悉有事功之望其甥則材量宏博庶幾能成外
家之宅相者蓋恒州純孝天至以父事君就諸子
及其甥觀其身教之實既有成效矣諸孫雖不追
事王父母其生長見聞寧不以忠臣孝子之門高
自表見乎經有之孝子不墮求錫爾類登斯堂也
雖在於塗之人聞恒州之風亦必有興起者又豈
特馬氏孫息而已哉于是乎誓年月日河東人元
某記

致樂堂記

癸丑之夏余以事來故都進士新城王惇甫溫陽張無咎謂余言武川賈仲德仲溫貪慕高誼久欲奉杖屨致師賓之敬日者以守義輩為介吾子既惠顧之矣仲德故家世溥厚兄弟力供子職所以事其母者滷醢脂膏醴乳藥無不給昏定晨省寒溫燥濕無不戒故賈氏以謹厚稱燕中比年以來仲溫者又能歲授一經孝經語孟以次卒業駸駸乎行己之學非但涉獵之而已事母既孝而事其兄惟謹友愛弟者甚篤閨門雍睦中表以為法母

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弄孫之外尚能誦諸婦補綉歲時顯壽言笑晏晏諸福備其方來而未艾也與之共學者因以致樂名其堂取養則致其樂者堂未有記幸吾子終教之余謝曰僕也衰謬願何以春盛意雖然嘗聞之師致樂云者所以卜孝者之淺深懼其乍出乍入若存若亡使之時自省察焉耳蓋親之於其子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也遠遠相通也憂患相感也猶草之有實木之有根心也天地間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與生俱生于極絀于膝下于成童至于終身焉雖僻居四無人

聲之鄉疾痛苦困必呼親而訴之不之根于心
成於性而可乎故有深愛者斯有和氣氣和矣斯
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怙恃之下託二天以為
庇日為無聲之樂之所感發鼓舞動蕩喜不自任
老萊子衣爛編之衣弄鳥雀于親側非矯飾也惟
聖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無有
者安必就其材而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察之
謹共憂天下後世不既懇切至到矣乎余行天下
四方惟燕折木之分風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
舊而不為遼晉之所變遷是以敦龐耆艾之士既他

郡國為尤多至於子弟秀民往往以橫經問道為
事若之子者皆是也是家不階于儒素之業不漸
于教育之化乃能自樹立如此所謂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者尚庶幾焉然則名堂之意殆傳南無咎
愛人以德而然耳故予樂為記之嗚呼昊天罔極
父母之德也白駒過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情曷
維其已言不稱老禮別自尊之嫌我獨何害詩存終
養之慕故牲牢不加于菽水三釜無羨乎萬鍾古
人所以願為兄之日長而惜報劉之日短也子曾
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有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

有親可事是則有親可事者何其幸歟樂哉斯堂
吾於是乎有感五月望日河東人元某記

李叅軍交山亭記

由龍門而東其北為鞏轅南為潁谷鞏轅崧高在
焉潁谷潁水在焉南北道合為告成告成維天地
之中測景臺在焉又東為陽翟連延二百里間以
室大箕大陘大熊大茂具茨在焉為山者九而崧高
以峻極為嶽嶽有鎮有輔輔與鎮大率皆崧高絡
脉之所分去也近代以陽翟為鈞之州治九山環
列潁水中貫景氣清澄淑覽高曠豫州諸郡莫與為

比自昔号为東望唐人陳寬記潁亭所見以為雲
烟草樹濃淡覆露望之使人意遠超超然如萬里
之鶴唯此地可以當之市南之西有宅一區竹木
瀟洒迥若塵外鎮人李叅軍麟屋之築亭其中以
攬九山之勝心之所存目之所見唯山之為歸故
以交山名之庚戌之夏自汴梁來請記於予疑而
問焉叅軍者復於予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
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闐闐中而庭宇高敞如素封
之族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閔党丞旨世杰張都漕仲
淹李都司之純李治中在明禮部閑閑趙公翰墨

致在一時名勝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吾先人
必盛為具館之或苛留至旬浹管絃絲竹雜以棊
槊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
能去也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橋寓此州樂其風
土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州廢二十年之間雖城
郭粗立材有殘民數百家而已麟老矣遭離喪亂
轉徙半天下僅得復來時移物換資深華表之感
其特用自慰者賴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厭於動者
趨靜因於智者歸仁夫仁與智固聖人示愚者以
養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一水一石皆崑閩間物

顧擇所不暇稱喻所不能盡愚獨以為若若青崑
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子朗出天外雲興霞蔚光彩
溢目施文章鉅公金玉滄海漠焉而無情默焉而
意已傳又似夫木石礪飲隱几而坐忘者極古今取
文豈復加於此瑰珠玉在側無以稱副之耳麟無
所以業無可致賓客清閑之業掃地而盡惟人將
拒我是惧其敢以三楨速及五交賈譽自附于王
丹朱穆劉孝標之後褰裳屣足遠引高蹈以與麋
鹿同群而將乎予笑之日有是哉予向所疑釋然
矣子歸幸多問章堂之靈參軍固佳亡而封彫丘

方移文以謝逋客君乃與之進初不以欺松桂誘
雲整而為嫌紫雲仙季龍無少望平何金衣招隱之
書之來之暮也年月日記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記

王無競題名記

安陽王尚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于吳蔡諸公
間九燕遼汴梁宮殿題榜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
之等皆其筆也興定中閑閑趙公為禮部下蔡州
取類曹公道遙樓額入京師予因問公無競大字
何如道遙閑閑言字有真行大小之不一人鮮能
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于尋丈大字盤
之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為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

非學能也乙巳秋予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游
崑山祠目得無競崑山神三字問之伯佐南申王
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仲純滕秀穎趙
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歷臺閣高氏子
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為其父齊叔
悔叔墓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為書之耶不然竟
鄙荒陋時無責任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
多名進士如劉流馬子安樂少尹仲容胥華公如
之張大興信之楊大叅叔玉主監使正之皆嘗于
祠下何濁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為希

代之實在吾河東祠廟為第一手耶予恐多故之
際神筆實墨有意外不測之變雖百悔不可及乃
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八月十有一日新
興元某題記

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東平賈氏自真定三祖始見譜謀始祖曰鎮州都
督法曹諒再世為大理少卿瑾次為司封員外郎
贈尚書右丞初次為給事中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緯
累贈尚書令太師魯國公莖獲鹿而北三十里之
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焉次為左正諫議大

夫樞密直學士贈尚書左丞瑛即給事中之第五子也次為殿中丞贈工部侍郎汾之昆第六歲神童十六擢進士第然知政事致仕黃中次為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昌齡弟魏國文元公判都省昌朝即工部汾之兄而著作即贈太師注之子也次為宣奉大夫知饒州蕃蕃即太常昌齡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益謙出以汾次為光祿大夫知鄆州公直知饒州蕃之子范丞相希文之外孫致仕于鄆曰而家焉次為知滄州君文大觀中武舉第一人策問選將以

仁智勇對其說累二千言次為顯謨閣直學士尚書戶部侍郎備節嘗著勸第姪脩進書與滄州君文皆鄆州公直之子也次為都水內監使者洵滄州之長子宋末奏補金朝初出官次為廢補贈明威將軍棟次為山東東路按察司知事焯明昌五年經義進士嘗古學尚友嚴子陵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四友古學守三玄之句即今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自法曹而下有言行文筆見于紀錄者魏國文元公戒于孫文二首仁宗朝議裁減津費文元建言將相戚里之

家多占六軍耗縣官衣糧而為私門奴隸在京不
啻數十人浮費可減孰此為急朝議是之仁宗朝
戚里之家兄弟補邊多不聽許仁宗以語文元文
元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今陛下重惜爵
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公抑亦保全外家之
福也太平興國寺災文元以易春秋進戒曰言近
歲屢災寺觀天意盖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
畏天盛重民力之意上從之康定間劉平為元昊
所得邊吏告以降敵議收其族文元特為御史建
言漢殺季陵母婁陵不能歸而漢有後悔真宗

撫三繼忠家而其後竟賴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
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慶曆四年元
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文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
歸多貰其死上從之都水君知邳州州新去湯
火殺俘之餘盡為俘虜故州有戶曹而無籍民君
建白都統府頒出金帛贖生口由臧獲而良者凡
七百三十餘人州有籍民始于此皇統中改陝西
轉運使適歲饑民無所於糴君拜章乞賑貸未報
而民益急君輒開倉採餼者坐專擅奪四官降刺
石州既而改內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郡衆聚居

病疫所起君出已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為買棺以塋之某不敏常被首檄登左丞公之門公嘗由諫議大夫出刺寧化不半歲政成州人為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也大安初知河中有旨宣諭河東南比百姓艱食而絳解尤甚朕以卿朝廷舊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撫勾當仍以便宜許之公至鎮移佗州餘粟以活飢民汾晉受兵游騎已及晉安公命老幼婦女乘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游騎為之宵遁晉安獻牛酒犒師而還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寡自揀不暇公乃往援晉安設

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曰君未之恩耳吾揀晉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間居鄭下哀宗即位史官乞曰宣宗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弒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衛謂王失道天命絕之虎實無罪且于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朝以大安崇慶為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叅知政事宜知衛王事乃遣編修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某言我聞海陵被弒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恙者得美仕史臣曰誣

其遙毒驚恨遺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衛
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
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
年朝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賜
顏色問及時事輒一二言之若有當于公之心者
公移坐施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許日某獻詩云
黃閣歸來履馬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誰
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
歆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近長傍孤南候極星公
荅云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物華天

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漢
廷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
天公又教諸子賢卿臺掾翔鄉閣門凡某京師用
物月為供給之其曲相獎借如此某北渡後獲從
公從孫河倉提領起游起字顯之少日為名進士
資稟信厚生長見聞藹然有名門之舊仕東平行
臺歷平陰簿提領堂邑歲課提點河倉惠養疲民
歡謔載路某嘗以二口號紀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
三尺兒童也喜歡縣帖追來不驚擾丁絲納去得
餘殘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來更數誰今代取

魚洎密網東州新有放生池三歲終更舊有期吏
民安習狂迂移平陰奪得來堂邑却是行臺未盡
知壬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頭之以此本見示
且徵後記某以賈宗名德相望奕葉公輔宋以來
文士極口稱道如蔡內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
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絕故人外傳過賈侯故居
及上賈明府求易說等二詩具在尚何待不腆之
文雖然某以晚進小生辱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顯
之有通家之舊使公家名德懿範不白于後世繁
之門生故吏之義不亦甚闕乎謹述家傳所未載
者三數條如右冬至日河東人元某歛社書

校筮澤藪書後記

右藪書予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
元光間應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
定塗抹稠疊殆不可讀以本得于閣內翰子秀家
比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顏義後
引其間脫遺有至数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為完
書向在內鄉信之仲經嘗約予合二本為一因循
至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總一旦暮耳
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為積年之

負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歟按龜蒙詩
文如蘇書與松陵集予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
既博瞻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為一家然識
者尚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
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別太
甚鏤刻太苦譏罵太過唯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
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
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爭埋輪叩馬則奮
髯抵几以柱後惠文從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
宋儒為唐人工于文章而昧于聞道其大較然非

獨一龜蒙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
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穿
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之造平淡而後已
者信亦無媿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于聊城
寓居之西廡

畫記二

朱繇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憑几而坐二天女
侍雙鳳扶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
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劍夾侍貌比從官有威

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雙鳳之前

地官王者服頽面威重乘白馬隊仗在山林間大
怪樹之下兩力士提馬銜施絳繖兩團扇障之扇
前一衛士輕行一皂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
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胄跨弓刀一
功曹抱案牘拱揖於重崖之下一鬼卒橫刀而拜
二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魅
赤躰倒拔一樹根見而不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日嚴髮須髯長磔又非地官之
比乘班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鉄繩挽龍怒
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
使者恭揖白事鬼卒擗息殊甚肉袒髮上指颺大
錦旗洎一力士負劍者掖龍而行一掾史挾簿書
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
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
牛角出水府雲氣隨之真天下之絕藝也

張萱四景宮女

一轉角亭梳欄楹檻溼丹為飾綠琉璃磚為地女學
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
手柱頽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

字面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
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內人不舉頭倚欄仰
看几裳者皆有双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
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剪花一人
捧盤承之一人得花緩步回首按錦帕挿之髻鬢
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手而坐
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黃帽如重
戴而無瀝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
帶繫之髻鬢之後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
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

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為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憑檻仰
看團花藍紗映生衣紅纈為裙並立者白花籠紅
綃中單三人環水盤坐一紅衣者顧憑檻看花者
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挈秘壺一捧茗器四人臨
池觀笑集鷄鵝一坐砌上一女童欵掬水弄操便
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為之琵琶一笙一簫
笛三板一聚之按上二藤枕在旁為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床樹下落葉四五一內
人冠髻著淡黃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林林

加褥而無裙一擣練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
前二女使對立擣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
萱取金并梧桐秋葉黃之句為圖名長門怨者殆
謂此耶芭蕉葉微變不為無意樹下一內人花錦
冠綠背搭紅繡為裙坐方牀繒平錦滿箱一女使
展紅纈托量之此下秋芙蓉滿聚湖石旁一女童
持扇熾炭煖帛之用一內人坐大方牀一戴花
冠正面九分紅繡窄木蓋半臂桃花裙雙紅帶下
畫尤顯然一膝跂床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挑花錦
窄衣綠繡檐裁綉段二女使掙素綺女使及一內

人平髮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為戲
中二人雙綬帶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
上為一幅

一大壺界畫細整眷獸梅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
瓦溝山茶盛開高出簷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楹間
有青綠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旁其枝柯
蓋紫葳也堂上畫簾二內人坐中搯花帽幕首衣
袖寬博鈎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
楹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蹇蹇
入堂中真態然二捧湯液器一導四內人外階

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而有瑤瑁
班不知何物而之一內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
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匝其中凍鴨並卧
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為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
五十六人

濟南行記

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
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
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為恨歲乙未秋七月予
來河朔者三年天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

一至焉回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為行記一篇傳
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
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輔之與同
官權國器置酒應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
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北渚嵐漪
水香水西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曰
靜化軒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於
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令
人凜然有吳兖州渚之想大槩承平時濟南樓觀
天下莫與為比喪亂二十年唯有荆榛瓦礫而已

正如南都隆德故宮頽圯百年澗谿草樹有荒寒
古澹之趣雖高覺盡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
待外飾而後奇也凡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
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曰粟
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
七八月烏鵲群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鵲時此山
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下
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真華峰
寫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瀾漫無
際遙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絕勝處也華峰

之東有卧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
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齋堂嶺東十里
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間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
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長二十里所山
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
為函山所碍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
四五里許山有碑云其山脩廣出材不匱今但兀
然一丘耳西南少斷有蠟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亘
千里與海山通矣瀑沅泉在城之西南泉灤水源
也山水匯於渴馬崖湫而不流近城出而為此泉

好事者曾以穀糠驗之信然往時漫流絕沒脛故
泉上湧高三尺許令漫流為草木所壅深及尋丈
故泉出水面纒二三寸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
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義而言然土人呼瀑沅如
故瀑沅字又作趵突曾南豐云然金線泉有紋若
金線夷猶池面泉今為靈泉庵道士高生妙琴事
人目為琴高留予宿者再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
款曲周密從予游者凡十許日說少日曾見所謂
金線者尚書安文國寶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
尚或見之予與解裴回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
也杜康泉今湮沒土人能按其處泉在舜祠西廡
下云杜康曾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冷水與之較
者中冷每升重二十四銖此泉減中冷一銖以之
淪茗不減陸羽所第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
字石刻甘露園紀歷下泉云夫濟遠矣初出河東
王屋曰沅水注秦澤潛行地中復出共山始曰濟
故禹書曰道沅水東之逾温逾墳城入於河蓋於
榮淤於曹濮之間乃出于陶丘北會於汶過歷下
灤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為瀆與江淮河等大而
均尊獨濟水所行道障於太行限於太河終能獨

達於海不然則無以謂之瀆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濟或淤於地中水性之變者也予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予心者故并錄之珍珠泉今為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顏允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為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瀑流為上金線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黑虎柳絮皇華無憂洗鉢及水晶簞非不佳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此游至瀑流者六七宿靈泉庵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四十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

觴子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鈿珠墓誌玆巴郡武昌人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鄙陋字以已為已蓋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其云堊岫山之西者知西南小丘為岫山也以歲計之隋開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碑石出壙中蓋十周天餘一大衍數也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按讀書堂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石刻按字叔文自題仕宦之後每以王

事至某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
歲月為識叔文有文譽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
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為一嘆也
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
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峯嶺歷歷可數兩旁小山間
見層出雲烟出沒顧揖不暇恨無佳句為摹寫之
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酬附於左

東游畧記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于
泰安侯以予宿尚遊觀拉之偕行凡二十日徃復

千里而在鞞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
於未嘗至焉者曰畧記之以俟遺志郭巨廟在長
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
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
滿衣冠之制絕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幘
頭但不長脚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崖
狀字作隸書文齊梁舛而不苦佳後題云居士慧
朗侍從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
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
年題字并長清尉李臯祭文隔馬祠在長清馬山

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彥元廟
記云盧城圮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節度押
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
刻載齊師為晉所敗殺馬隘道晉師不得過謂以
是得名字當為格而今為隔馬疑與左氏不合又
謂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寇兗鄆山之神陰障戎
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
考其所從來而妄為立名號者多矣殺馬隘道神
何預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
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

於朝今勝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謂耶靈
岩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鷄鳴曰
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
御書今亡矣絕景亭在方山之下絕類嵩山法王
党承旨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
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
雙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予按大觀中石橋記云
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旨亦未嘗徧考耶梁
縣香山寺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
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

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抑竟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揆叔文蘇轍子由吳棫碩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說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峰曰秦觀曰觀越觀周觀秦觀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崖太史公謂太山鷄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鷄宿山上者鷄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

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絕昧爽間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錄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毀於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栢柯葉甚茂亦有崑崙亭山水自溪澗而下就兩崖為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屹然如立屏而濁源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絕勝處也州門南道左有

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宮貴人壇壇南有碑
碑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充
黑帝青帝獻官九宮貴神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种
放其餘知名如魏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
製御書并篆登太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碑石
堅整若三山偃風然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壇亦
有頌壇西南四五里所有蒿里山山坡陀地中如
大家墓石壇在其上宋禪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
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筆
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譔述然字畫多剝落

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
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党承旨
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
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
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碑又
阜昌中題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
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
者五日靈岩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兩山行記

甲辰夏五月八日子以事出至嶧縣初約定襄李

之。和借往適幕府。從事宜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予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負外廣寧王純甫。弃官學道。築環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和志。冲道。姓名純甫。聞予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晏坐。不肖之來。將無妨靜業乎。曰。習靜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靜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荏煉師通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携酒見過。乃聚話於西齋。純甫先隱前高。予問前高景趣。比鴈門鳳凰山。為何如。純甫

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之。予竊自念。言先東岩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故詩有鳳凰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崑谷。扶風無際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亡友蘇莘老閣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簷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烟蓋植立。闌楯之下。山空夜寂。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曩時聞此。固嘗以不一游為恨矣。北渡又十年。每過鴈門。壽寧武尊師子和圓果慶上人鍾秀李

文必以此山為言是則夙志為不可負而前高之
游當次第及之也即日與紹甫之和並山而東出
鴈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菴菴在鳳山之
麓山中來儀觀仲章主之道士孫守真年八十童
非入道其家為此觀黃冠者至梁十五世矣亂後
無圖志可考山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仲
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盛開水聲激
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為勞也半
山一峯為釣魚臺其上為十八盤為青龍嶺為風
門由風門而下繞佩劍峰之右為來儀觀觀在山

腹峯迴路轉臺殿突起雲林悄然別有天地信靈
境之絕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
珙所造思珙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
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
者予為之反復數過始見崖畧蓋後魏太武嘗都
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秘籙自崧高迎謙之來居此
山時有鳳凰見太武為立觀且以鳳凰名之觀歷
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為言而訛為質兒
鳳游池以鳳凰來游為言亦轉而為伏牛開元初北
岳先生諫議胡山隱案圖誌求故實嘗為辨之天

寶元載敕天下玄元廟有頽毀者在所長官量事
脩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存者皆虔加
禮醮此山應馬北京居士高談幽辟穀練師高敬
臣乃共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為
嘉瑞山八載置天長觀蓋唐以玄元為祖天長者
以胤祚而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悟真董參玄
馮通玄朱自然孫冷然餘三人右闕供養童子尉
遲如玉朱自然姓字下別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
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未時至京陳謝唐天子
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勘如玉以後十日亦上上昇

孫守真言朱仙翁上昇事觀嘗有敕書碑唐以後
存經喪亂焚毀畧盡燭董記僅存耳來儀觀額政
和七年九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遺河
東沿邊按撫司公事王誨畫觀之東有養虎峰飲
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峯峯之南有神山與五
臺境接西南有玉茶峯西北有煉丹峯洗藥池次
有玉女峰峰南有會仙峯傍有五蔓樹北有王母
池佩劍峯有白虎池谷中有水蘆朱砂白雲三洞
青龍嶺旁有桃花洞觀北少西洗滌池漢典
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

前石壇上有大松名鼎仙樹門右有松高與壇樹
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爐壘石故在白虎池
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為識凡洗滌望仙鼎仙藥竈
悉朱自然遺跡也自餘葛洪煉丹爐孫真人養虎
峰四子峰有莊列亢倉文子祠土人便謂向上諸
人皆嘗隱於此殆齊東語也予恐識者或并其可
信者而疑之故不錄守真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
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並有留跡代州壽寧右詩
十韻云醉走白駒來倒提銅尾東引箇碧眼奴檐
着獨壺瘦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

置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浴人請欲携霹
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秫
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臥古松陰閑立白雲嶺要
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旁撮襟書龜
鶴齊壽四字題云廣寧閑民劉操書此詩宋白皞
子西曾次韻于西於詩號為專門極力追之曾不
能彷彿仙材九筆固自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入道
詩所謂予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
知翁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為祖
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况其道乎是又可為一

嘆也來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
星惟土宿獨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
倚一幡坐下一牛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說者
以為心清而安則福壽從之翁此書不為無意也
馮真在西南一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
囊破處裋補之氣韻古瞻望之知為有道者年歲
既久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為臨摹之耳守真住山
五十年不省有為猛獸毒螫所傷害者山中靈異
甚多佩劍峰劍聲錚然陰晦中特有光怪照山谷
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箏笛歷歷可辨仙

犬時吠今年上元村落來燒燈者及聞之之和持
蓮練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晚雷雨大作遂
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謾謾有聲
雲烟草樹濃澹覆露不兩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
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清景
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
為絕甬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
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為前高之游

毛氏宗支石記

毛氏上世出于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

毛氏村其後又遷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今大名機察房是已本房既來彭城遂為彭城人祖諱玠自宋日雄于財有十萬毛氏之號生一子諱允金朝初允以戶計推擇為吏一郡以吏能稱之生子曰矩曰矰矩字仲方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年補吏部覃科令吏轉貼黃科房長太和二年考滿授忠勇校尉博州防禦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遼陽縣丞吏民畏愛有廉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桓州軍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議

降公不從城陷自縊于軍資庫壽五十八崇慶元年以歿身王事贈宣武將軍同知桓州軍州事諡毅有篤堅忠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女一人嫁閔中夔君玉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歿于桓州矰不仕生二子曰傑曰翼兵亂不知所終端卿字飛卿少日有志節宣武欲蔭以官不就去學進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貧年二十餘負書來濟南從名士劉蟠于章丘備歷艱苦蟠知其有成傾意教之初試東平中經義解魁再試益都第五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調崞縣簿摧折豪右

姦民歛手官委排比戶計貧富適當甚有遺愛貞
祐三年入為尚書省令史維陽多流亡當官者不善
撫治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錄事判官果以政跡
聞召為戶部勾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
摧貨兼戶部員外郎馳驛襄葉值監察御史以私忿
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臺察被推例皆誣伏下降
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調孟津縣丞竟以冤憤
感疾終于官下壽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同郡秦
氏生一子曰思適再娶遼陽高氏西京路轉運使
曼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適以蔭再仕酒官娶孟氏

尚藥吳辨夫壽家記

生二子一女曰從曰復女尚幼維毛氏祖考積累
如此躬不受社後當有興者子孫其永念之

丁記秋七月予將西歸尚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
不佞侍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輒預作
冢墓以寄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
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惑余謂辨夫言古有之裸葬
何必惡人當解其表死生之際非我所敢知亦自
毋庸知試以常理為之說夫形器之域古今同盡至
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於人道為

極致無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壯而不老
老而不死者乎生死之在人萬世更相送猶夜之
必旦寒之必暑雖甚愚無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
烹金煉石合駐景之劑銜刀被髮為厭勝之術愈
嫖殘喘僥倖萬一甚者至聞凶禍滅亡之語必向
之而嚙可不大哀耶唐高士司空表聖自作冢棺
時或引客坐壙中飲酒賦詩裴回終日客或難之
表聖笑曰君何不廣死生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此
語載之史冊作範來裔其視漢魯相孔耽之神祠
趙收之墓石晉陶微士之自祭唐王無功杜牧之

之墓銘宋米元章坐棺木黃堂上表聖之言尤為
殷重吾意子顛業方伎頗值喪亂閱世變也熟超
然遠覽閻與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辨夫再拜曰
顛終教之乃為作壽家記吳氏世為東平人相璋
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為吏仕為郡功曹
以廉平見稱考子昭字進林讀書知義理貞稟靜
默容服脩潔間里或旬月不見其面與光承肯世
傑同研席試本遠常取解魁今賈文顯之及見之
道其性行如此辨夫童少失怙恃年十七尚醫王
繼先以子妻之憫其憊獨笄小弱婦思義養于家

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翁醫術精博之故被
令旨充侍醫局藥童東宮即大位用隨龍恩澤
掌藥太醫院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累官
懷遠大將軍沐梁下北歸復以婦翁舊業行總府
署醫工都管勾婦翁無子年八十以壽終辨夫篤
于外翼之報喪祭旌紀皆無悔焉中年後欲置家
事不問乃為其弟姪殖產畢兒女婚娶最後營
此冢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日記辨夫時年
六十八云

樊侯壽冢記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公積官服民政者垂二
十年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修寵榮於鄉國今年
冬十月修治先塋列松檟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
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諸侯之禮備而孝子
之情盡且欲作壽冢以為他日寧神之地謀於莖
家師鄉之父兄皆以為徃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
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吾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
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侯奉郡王
命至自益都以吾民被脅之故不當妄有屠滅者
愬於帥辭旨哀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聞轉戰

遂比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即日并所守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孟五臺阜平軍東山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漳沱原侯設方畧閉山軍搏其巢穴殺獲甚衆主帥知侯無它則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吾侯得之侯之福祿如川之方增何遽以身後為計乎又謀於州之士僕僭為侯言生而養死而葬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說勝誕者遂以形骸為外物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殮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螻蟻亦可之說雖舂鍤後隨以

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自有方內外之辨矣吾處方之內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尚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為請况其下者乎漢相孔耽高士趙岐吳人范慎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預作冢墓圖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聖曰吾寧暫游此中耶米元章知淮陽自剋死期作棺槨置黃堂上飲食坐卧對之彼皆名世大賢顧豈為驚世詭俗之行以取崖異耶吾侯雖未之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歸藏之有所終

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可也侯喜
而飲予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予之文於石以
曉來者於是乎書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卷一